

关于《山外青山天外天》



一九六一年·北京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祝贺 特瓦尔桑夫斯基五十寿辰的信

亲爱的亚历山大·特里弗诺维奇！

在您五十寿辰的日子，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热烈地向您致意，并且衷心地祝贺您——俄罗斯的大诗人，苏维埃诗歌的卓越大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光彩的著名的代表。

国内外千百万读者都知道并且热爱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维埃人的动人的思想和愿望的热情的表达者，真正的人民歌手。您把自己独树一帜的光辉的天才全部用来为苏维埃国家、为它的劳动、为争取全人类幸福的斗争服务。

您的全部创作都与自己人民的生活血肉相连，而且作为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您总是以生动的现代生活、人民的事业和成就的沸腾的世界，作您那些杰作的基础。为革命所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急速成长、苏维埃农村里的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体现在您的奇妙的诗作《农村纪事》和长诗《春草园》里。苏联人民用鲜血和战斗保卫世界，使其免于法西斯的奴役的这一丰功伟绩，以巨大的力量，鲜明地表现在宏大的《关于一个战士的书》——《瓦西

里·焦尔金》和长詩《路旁人家》里。苏联人民战后年代的胜利的創造性劳动、人民生活中新的巨大变化和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新的前景，动人地反映在您最近一部具有史詩規模和强烈的抒情气氛的作品——长詩《山外青山天外天》里。

作为出色的民族詩人，您以特殊的敏感和才能在自己的形象和主人公身上，描写出苏維埃俄罗斯人无穷无尽的热爱的精神和乐观主义，及其民族性格的一切优点。这些优点由于苏維埃的思想性，苏維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感情和对一切民族的国际主义团结精神而丰富起来。

您的飽含着人民生活的血肉和精神的創作，是革新地继承俄罗斯古典詩歌的崇高艺术傳統的生动榜样。您是那些当代的要求严格的語言巨匠之一，这些巨匠在我們时代站在俄罗斯古典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完美的水平上。您的包括着对我們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現象所作的深刻的艺术概括的长詩、您的吸收了俄罗斯人民語言的光輝財富的清晰透明的詩句，是完美的技巧和不可重复的艺术獨創的典范。

您是苏維埃俄罗斯最大的共产党员詩人，这个名字特別受人尊敬，还因为您把自己的創作活动同广泛的国家活动和社会活动結合了起来。您是苏維埃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維埃代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書記，《新世界》

杂志的主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的理事。您以自己在創作中十分注重技巧并对自己和文学同行提出很高的艺术要求的个人榜样，以对青年文学工作者們的日常帮助，积极地促进着作家干部的培养和成长这一最重要的事业。

您在自己才华大放、詩歌和政治成熟时期，迎接自己光荣的五十寿辰。我們感到驕傲，亞力山大·特里弗諾維奇，因为您是我們的同时代人。热烈地拥抱您，我們亲爱的战友和朋友。衷心地祝您健康、幸福，为我們祖国的苏維埃文学取得新的更大的創作上的胜利和成就！

(王之譯自1960年6月21日苏联《文学报》)

一位最敬爱的詩人

伊薩柯夫斯基

我們最大、最有天才的詩人亚历山大·特里弗諾夫·特瓦尔朵夫斯基年滿五十岁了。

在这个日子里，我要和他的讀者們、朋友們一道，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并且衷心地热誠地祝賀他一生中这个重要的日子，以及他的詩歌的巨大成就，他是带着这种巨大的成就来迎接自己这个日子的。

亚·特·特瓦尔朵夫斯基曾經說过，真正的好詩的特征之一，就是这种詩不只使某种詩歌爱好者的狭小圈子感到兴趣，而是要所有那些通常不讀詩的人去讀它，对它发生兴趣，喜爱它。

这个意見里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真理，而这个真理首先为亚·特瓦尔朵夫斯基本人所遵循。正是他在我們时代为千百万苏維埃人創作出了充滿极其深刻的思想和趣味的詩篇。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同时代人，比我們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做得多，而且做得好。

亚·特瓦尔朵夫斯基具有能同自己讀者交談的奇異的、我可以讲是令人羨慕的天才。亚·特瓦尔朵夫斯基的詩的語言，运用得十分自由，十分自然，不受任何拘束。

他的語言排除了那种表面的詩的象征性（甚至是过分的奇特），这种象征性使一些詩人的詩变成某种臆造的、不真实的、故意做作的东西，变成某种难以相信和不好理解的东西。而同时亚·特瓦尔朵夫斯基的語言就其最高的意义讲，又是異常准确、美丽、深刻和富有詩意的。他的語言达到每个讀者的心里，讀者不能对它冷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然，在亚·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創作中，吸引人的不仅是他詩中談話的形式，而且是这种談話的主题。这种主题总是意义重大的。特瓦尔朵夫斯基無論过去、现在总是写我們現代生活中巨大的最重要的题材。而这又是亚·特瓦尔朵夫斯基的智慧的、天才的、真挚的詩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由这个特点可以看出，詩人如何同自己人民的生活紧紧相連，他如何深入而广泛地了解 and 認識这种生活，他如何更好地以自己詩人的眼光观察生活。这里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学习的地方。

不过我不准备在这里对特瓦尔朵夫斯基所做的一切作出某种充分的評价。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这样做。我只想說，我同他的許多讀者和朋友一道，特別高兴地欢迎他和他的詩，那些詩对我永远是最亲近最寶貴的。我高兴的是，这些詩歌响彻了我們整个国家以及国外。

我很高兴亚·特·特瓦尔朵夫斯基在精力非常旺盛的时候迎接自己的五十寿辰。只要举出他新近完成的卓

越的长詩《山外青山天外天》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我們的詩歌來說，他的这部长詩的意义真是太大了。毫無疑問，他还将不只一次地以自己杰出的作品使我們愉快。

我衷心地祝他长寿，祝他在詩歌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的胜利和新的成就。

(王 之譯自 1960 年 6 月 21 日苏联《文学报》)

同时代一起前进

苏尔科夫

这不是一篇评论文章，也不是文学研究著作。这是一篇对一位当代最大的诗歌天才表示同志的祝贺和衷心的尊敬的短文。

……遍阅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所写的全部作品，从《春草园》以前的那些最早的短诗和长诗以及他初期的散文作品《农庄主席日记》起，直到战后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那些正在完成的章节，就会找到成千个证据，来证明这个思想的深刻和正确：“作家对任何一代人都是同年人。”

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还在自己第一部长诗中，就在读者面前表明自己不仅是个光辉的真正的天才，而且是个能够继承俄罗斯古典诗歌的民主主义传统的巨匠。

……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在自己五十岁的这一年，发表了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最后三章，完成了这部写作了十年的作品。

……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在自己这首长诗中一再确定并证实了自己在诗中同时代一起前进的意志和

权利，不使詩行和形象貧乏到只是一些虛偽的迫切性的小东西的地步。《山外青山天外天》是我国战后现实生活的富于表现力的詩的路标，如同《春草国》在集体化时代、《瓦西里·焦尔金》在偉大的卫国战争时代一样。

只要注意到这三部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进化，就会看到在二十世紀的历史时期內，我們的同时代人——苏維埃人如何长大和形成，如何工作、斗争和牺牲。这种苏維埃人最初以尼計塔·磨古諾的形象，出现在我們的面前。他离开了《春草国》的幻想的云雾而靠向集体农庄的新生活的岸边。在《瓦西里·焦尔金》中，长詩的主人公可能是磨古諾的儿子，或者是兄弟。这个俄罗斯族的苏联士兵瓦西里·焦尔金已經以完全形成了的新的苏維埃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性格，以这种生活的創造者和忠誠的保卫者的身分，出现在讀者面前。而最后，在长詩《山外青山天外天》里，虽然沒有貫穿全詩的叙事主人公，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人公的，只是有丰富情节和众多人物的现实生活本身，作品的抒情主人公——作者把事件和人物作为經綫和緯綫联結在一起，但我們却看到了新时代的新人，他們不仅充分意識到自己历史功勛的力量和正确，而且完全懂得未来全部生活发展的迅速的进程，那时，他們將像掌握苏联东方无穷无尽的寶貴的財富一样，掌握人类前所未見的、新社会制度的取之不尽的財富。

特瓦尔朵夫斯基用自己的所有长詩，堅定地无可爭

辯地确定了自己同时代一起前进的权利和才能，他不怕展望未来。

几乎所有的批評家和特瓦尔朵夫斯基創作的研究者們都一致認為，从《春草国》开始，作家的詩歌和思想的成熟时期就已經确定了。他的詩歌的无可爭辯的成就的範圍也已經确定了。

这也对也不对。的确，特瓦尔朵夫斯基一首又一首的长詩，無論其情节、題材、風格的特点是如何多种多样，但它們所用的本质上是人民的語言及其表現方法，又总是那么平易和鮮明，像他的第一首长詩一样。的确，特瓦尔朵夫斯基在自己所有的长詩和許多抒情詩中一貫地并且成功地运用了自己关于人民口头詩歌，关于先輩、主要是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詩歌創作經驗的卓越范例的淵博的知識。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創作才能在其他許多方面已經固定和定形。但是如果实际上这种定形的过程已經結束，这就意味着詩人的发展停止了。

我注意研究特瓦尔朵夫斯基創作的演变，是从手头的一本他青年时期写的长詩《序曲》开始的。还在战后开始发表《山外青山天外天》的最初几章的时候，使我激动和不安的是，这位有独创性的大詩人一定程度地自願地把自己局限在大都是农村的形象和人物的世界之內，在詩人的全部工具中，占优势的是农村民間的詩歌形象。我期待并且希望特瓦尔朵夫斯基走出这个界限，冲进我

們時代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世界，使農村的天然的滔滔河水流入並且溶進全民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海洋。

如果我的感覺不錯，那麼這個可喜的過程終於在特瓦爾朵夫斯基《山外青山天外天》的創作中發生了。在這部長詩中《兩個鐵工場》一章是值得注意的。這一章像一滴水一樣，反映了從札果烈的鄉村鐵工場的世界衝進新生活中大鐵工廠的廣大世界，衝進工業化的烏拉爾大工廠所體現的世界的願望。札果烈的鄉村鐵工場的世界很可愛，充滿了古老的農村的幽雅，寫得無比生動感人。坦率地講，在這一章里札果烈的鐵工場還是壓倒烏拉爾鐵工場的。說的更詳細些，在整個詩中都可以聽出詩人心中所不斷進行的鬥爭的回聲，他不斷努力提高自己，站在過去所有一切之上，而又不離開自己本身，不離開自然界和傳統，同時努力尋求創造新的色調和新的情節結構及風格的可能性，以表現已經實現了的關於世界的新的幻想這一事實。我認為描寫西伯利亞今天建設面貌的一些章節中所具有的某種特寫的色采、某種結構上的雜亂和長詩中常見的重複，就是這種頑強鬥爭的反應。

但是事情的實質並不在於這種反應以及局部的缺陷和毛病，主要的還在於這首長詩表現了詩人內心世界的可喜的發展，他的歷史眼光的空前的擴大，渴望在現實的全部的複雜豐富之中觀察現實。

因此正是在这部长詩中，除了那种常用的、使特瓦尔朵夫斯基与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的偉大詩人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相似的音調以外，我們越来越經常、越来越清晰地开始觉察出与我們詩歌之父亚历山大·賽尔盖耶維奇·普希金相似的特点，这就并非偶然的了。但这絕不是因为这首长詩的結構看起来和《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的調子不相似，像在《春草国》中那样，而更接近《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这方面，也像在无疑是来自普希金的那种个人抒情插話、思考和論断的風格方面一样，仅仅表现了局部的、非决定性的近似普希金的标志。而真正的相似則在于作者对周圍世界的廣闊的視野，在于深刻的历史感，这些正是普希金天才的强有力的方面。

因此对那些在口头上或文章里认为特瓦尔朵夫斯基創作面貌和創作才能已臻完美，已經定形的說法，我不能、也不想表示同意。

不，不不！《山外青山天外天》表明詩人在不断进步，勇敢探索，大胆地力图触及我們时代最困难和最迫切的主题。这是巨大的、一点也不会枯竭的詩歌天才的活跃的青春力量的标志。

……讓我們人民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的道路上所期待的一切，也就是詩人在自己的长詩《山外青山天外天》的最有力的、描写現代生活的一章中写到的那些，出

現在我們眼前吧：

謝謝你，祖國啊，
在你的道路上和你在一起，
我真是幸福無比！
穿過任何困難的山口，
坐下來歇歇腳，
我也和你在一起。
然後我們一同上路，——
大路也罷，小路也罷，
咳，就算是最小的路罷，——
又有什麼稀奇；
你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
你的悲戚，就是我的悲戚。
我緊跟着你的召喚，
跟我走，
踏上征途，抬頭看——
一個遠方接着一個遠方，
山外青山
天外天！

(王之節譯自1960年6月21日蘇聯《文學報》)

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化的節日

文學藝術部門列寧
獎金委員會主席 尼·吉洪諾夫

每年給文學藝術大師們頒發列寧獎金的日子，已經變成了一個重大的日子，一個蘇維埃文化的節日。和平、社會主義和各民族友誼的崇高的理想，體現在我們多民族文化的最好的藝術作品中。蘇聯文學和藝術作為反映不朽的列寧思想的崇高的手段，已經博得了人民的很高的贊揚。

被授與 1961 年獎金的作品——最不同的大師們的卓越的創造——它們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描寫現代主題的方法的多样性，強調了力求反映最近十年間發生的偉大歷史進程的多民族的蘇聯文學藝術發展的一致性。在這些作品的中心，站着新的人——共產主義建設者，爭取和平的戰士，爭取各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戰士。

亞歷山大·特瓦爾朵夫斯基的書《山外青山天外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遠近聞名。這本書是詩人花了十年的功夫完成的。道路通向東方，經過烏拉爾、外貝加爾、西伯利亞，到太平洋——這不單單是旅途的詩，這是一本關於時代和關於自己的書。道路——遼闊廣大、無邊無際的遠方的形象——這是人民向共產主義前進的不可

战胜的运动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山外青山天外天》是許多关于生活和人的思考的总结，是诗人的道德的和生活的经验的总结。

贯穿全诗的，是创造性劳动的主题。这种创造性劳动是幸福的源泉，是苏维埃人和自己的国家一道生活的唯一的可能性。

苏维埃国家最近十年历史中的转折性的事件，是被诗人当成他个人生活和人民生活中的事件，当成他跟着世纪的脚步匆促地追随着的道路、开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远方的道路的阶段，来加以思考的……

(罗 昕节译自 1961 年 4 月 22 日苏联《文学报》)

为了大地上的生活

馬尔夏克

特瓦尔朵夫斯基是那些几乎没有爱情詩（就“爱情”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来说）的为数不多的抒情詩人中的一个。但他又是以怎样的爱恋和柔情談着“像贴在光秃秃的墙边”的小儿床，談着大地，談着祖国。

在长詩《山外青山天外天》里，祖国不仅仅在几乎横断半个世界的远东特别快車窗外。

她还在詩人关于她的命运、关于她的过去和現在的全神貫注的思考里。

她也就在車厢中。在这儿，和作者在一起的，是一些相互并不認識，但仍然都是自己人的旅伴，他們經歷过同样的年代，同样的事件，因此相互間一开口就能够彼此了解。

……远不是所有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散文作家，都能够像特瓦尔朵夫斯基那样，以如此新鮮奇特的方式描写自己的同时代人。他有一种敏銳的、能够紧紧抓住一切的眼力，有一种对人的永远不衰的兴趣，和那么一撮好心腸的幽默，沒有它，你将无法描写日常生活。

……对人們之間的这种深刻联系的理解，是特瓦尔

朵夫斯基的才能的重要特点之一。

他仿佛具有双重视觉。他用一个视觉概括大规模的事件，没有这些，一部长诗也写不出来；用另一个视觉察看生活的极小的细节和几乎无法捉摸的情调。

我觉得，他仿佛很怕从生活的宝库里放过、丢掉一个有价值的小花点，因此，他是那样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在路上所遇到的一切。

……诗人们关于像在俄罗斯这样的远方从来也没有写过这么多。对英国人来说是大海，可是对俄罗斯人却是平原的无边无际的空间。无怪在我国关于道路的民歌中，有这样多的关于辽阔广大的描写和思考。

远方诱惑着人们，但是它也以其无边无际吓唬着人们，折磨着人们。

甚至在普希金对在神秘的原野上恣意横行的暴风雪的明朗的愉快的想法里，也还恍恍惚惚出现一些老在眼前打转的凶神恶煞。

那儿，它以前所未见的高大，

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

那儿，它像一个小小的火花，

闪了一下，又没入黑暗……

这不是简单的“对暴风雪的描写”，像那些被逼着背诗的学生们所想的那样。在普希金的抒情诗里，站着一个空曠的、无边无际的、像幻梦似的俄罗斯的形象，那儿，